

夾縫中之政客

汪精衛的故事之一

● 王雲翀

編者按：大刺客小插曲（上）（中）（下）三篇王雲翀先生所撰「汪精衛的故事之一」，已全部刊完，本篇「夾縫中之政客」為「汪精衛的故事之二」，敬請讀者注意。

國事共濟會壽命短

在古老的中國大地，時間宣統三年深秋，掀起了一場千古未有的偉大革命運動，這場由武漢點燃的火種，真正得到實惠的三個人，革命的死囚犯汪精衛，乘勢復起的袁世凱，再有床下面拉出的黎元洪！但他們不認清世界潮流，最後都是悲劇下場！

這一年革命黨人慘澹經營，終於在十月十日武昌起義，十一月六日上午十一時汪精衛蒙清廷開釋，變成革命黨和清廷及袁世凱三方面的紅人，楊度在日本東京法政速成科和汪精衛是同學，楊度是袁世凱的揆袋人物，在當時的形勢，清廷希望袁世凱做曾國藩、消滅革命黨；革命黨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軍

事力量對袁世凱是螳臂擋車；希望袁氏以漢族人的漢將漢兵來一次「驅逐滿虜」；假如早年慈禧太后還在世，袁世凱或者有一「效忠之心」，自從載灃任攝政王，彼此恩窮義絕，這次出山，也是乘勢而起，所以袁氏利用多年政治經驗，自然是「擁兵自重，左右逢源」了！

楊度以君憲黨人，汪精衛是民憲黨人的代表，兩人籌組「國事共濟會」，但這個會成立只有廿天的時間，就不得不宣告解散，因為汪與楊對當時政治運用不成熟，由此可以看出他們處境的狼狽，在解散該會宣言上說：

「自戰事開始以來，兩黨之人皆知戰事延長於中國前途有無量之危險，故欲以國民會議解決君主民主問題，以息將來之戰禍。兩黨之人持此目的發起斯會，一面由度陳請資政院議決呈請內閣代表，舌敝唇焦，以求主張之通過，一面由汪兆銘電達上海軍政分府轉武昌軍政府請求承諾所主張，乃資政院

不為議決，內閣不為代奏，而武昌軍政府亦無回電……在君主立憲黨之意始終不願以殺人流血解決君主問題，北軍進攻實所反對，在民主立憲黨之意，則以為若別無平和解決之法，惟有流血以護其宗旨，是共濟會之所主張已歸無效，用特宣告解散，惟天下傷心人共鑒之！」

南方北方委任參贊

「國濟會」收場對汪是很大的打擊，但汪與袁世凱的關係卻是非常密切，根據北洋老臣與徐世昌、段祺瑞都關係密切的張國淦的一段回憶中說：

「汪與克定已結為兄弟，袁到京，主張擁護君主，絕口不言共和……約汪到錫拉胡同（袁住址）談論，汪每晚飯後七八時謁袁，十一二時辭出，初只言共和學理，談至三夜，漸及事實，汪言：『如須繼續談去，請求再約一人！』袁問何人，汪以魏宸組對，袁許可，次夜汪、魏同謁袁，於是討論中國

於君主共和何者適宜，魏善於辭令，每以甘言餌之，袁初尙搭君主官話，連談數夜，袁漸漸不堅持君主，最後不言君主，但言中國辦到共和頗不易。汪、魏言：「中國非共和不可，共和非公促成不可，且非公擔任不可！」袁初謙讓，後亦半推半就矣！」

十二月二日，在英國駐漢口總領事軒旋下，即日雙方停戰。

十二月七日，清廷詔命袁世凱爲全權大臣，委派代表與南軍討論大局，袁即委任前郵傳部尙書唐紹儀爲全權大臣總代表，汪精衛、魏宸組、楊度是參贊。

十二月九日，在汪隨唐離京前，黃興回函要汪轉告袁要顧全大局，汪變成南方駐京代表。

十二月十一日，汪隨團到漢口，十四日到上海，汪精衛的身分可以說是僥於不倫的地位，南方十一省革命軍政府公推伍廷芳是民國議和總代表，汪精衛、溫宗堯、王寵惠、鈕永建委任是參贊，汪精衛的身分非常奇怪，他是南方北方都能值得信任的參贊，這時真可以說是翻手爲雲，轉覆爲雨的人物。

爲袁開路大局爲重

宣統三年底，孫中山返國抵達上海，在南京十七省代表舉行會議，選舉孫中山爲臨時大總統，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元旦，孫中山赴南京就職，宣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。

孫中山是位坦蕩的人物，又是「民主熱」的政治家，當時黃袍加身做了總統，但知道是南方十七省代表給抬的轎子，這中間有許多雜音，尤其是實力派的黃興，明知自己內部山頭太多，軍事力量和袁世凱六鎮相比可以說相差太遠，最要命是財政情況無法解決，汪與孫中山情誼非比尋常，自然將和袁密談一切全盤托出，孫中山知悉實況，遂通電宣佈：

「袁若表示贊成共和，當以總統相讓，但須南下就職！」

民國元年一月一日，孫中山抵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！

此刻汪精衛和袁世凱信使不斷，袁表示清廷是一棵大樹，一次搖不斷，慢慢的搖就好了！

但袁世凱對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極爲不滿，對南方態度日漸強硬，甚至於叫總代表唐紹儀辭職。又兼北方革命黨人出了刺殺袁世凱的案件，其中誤會都由汪精衛折衝樽俎，使袁世凱相信孫中山的誠意，並保證「如清帝實行退位，宣佈共和，則臨時政府絕不食言，文即可正式宣佈辭職，首推袁氏，以竟其功」，袁由汪另函面達，才放心了，於是加緊逼迫清廷退位的步伐。

二月十二日，清廷接受了優待條件，頒佈了「退位詔書」。

這一個多月的時光，汪精衛在上海、在南京風光極了，但汪精衛這時已經深受到陳

璧君左右，當時革命黨人非常天真、思想也非常複雜，有人想倡導「興辦實業」，有人鼓吹「革命軍興、革命黨消」，汪精衛早期的人生觀是積極的：「一旦爲寒灰，待得蒸騰薦新稻，要供蒼生同一飽！」燃燒自己，拯救國家的狂熱份子，當時卻因爲深受未婚妻陳璧君的影響，和吳稚暉、李石曾等組織「進德會」，提倡六不主義，標榜「不作官吏」、「不當議員」、「不吸煙」、「不納妾」等，這種自命清高的思想，力促兩方議和！

二月十三日，袁世凱致電南京臨時政府，宣佈「共和爲最良國體，世界之所公認」，並且保證「永不使君主政府再行於中國」。

孫中山也在二月十三日向南京參議院提出辭職咨文，二月十五日參議院一致選舉袁爲臨時大總統，十六日，袁欣然接受此職。

這時，爲了使袁世凱離開清廷和軍閥的老巢南下就職，來完成真正的共和政體，孫中山向臨時參會提出解職咨文中的條件最重要的是：

「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，爲各省代表所議定，不能更改。」以爲這樣，就萬無一失了！

二月十八日，孫中山電告袁世凱，派定蔡元培爲專使，外次魏宸組（與汪和袁談話的人），海軍顧問劉冠雄、參謀次長鈕永建、法制局局長宋教仁、議和參贊汪精衛爲歡

迎員，偕北方全權代表唐紹儀前往北京！

廿七日專使由天津抵北京，下火車，開正陽門迎接，以示敬重。

袁世凱的政治手腕的確高人一等，他用非常合作的態度和汪、魏兩人商量南行的路線問題，袁準備坐京漢線火車南下，先到武昌和副總統黎元洪見面，再乘船到南京就職，這話傳到蔡元培耳中，根本鬆了一口氣，認為袁真的改變態度了，第二天袁又和大家談了話，袁把自己南行路線提出和大家來研究，袁離開北京後由誰來留守，大家都很保留，沒有什麼結論。

袁氏左右最大助手

汪精衛和所有人都住在北京東城石大人胡同外交專館中，二月二十九日晚上北京城，突然兵變，到處搶劫，專使們於晚上應酬完畢後回到專館，正趕上兵變，這部隊是第三鎮，統制是曹琨，據說是袁身邊的「趙子龍」，傳聞北方軍人反對袁宮保（袁世凱）南下，搶了他們的衣食父母，所以就鬧起來，專使與代表的行李也被搶劫，沒辦法，跑到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躲起來，接著好像骨牌效應，保定、天津傳說也要兵變，北京各外交使節團根據辛丑條約調兵入京，汪精衛就在這個狀況下，和袁世凱、袁克定一再協商，最後又去說服蔡元培專使，情況急轉直下，蔡元培、汪精衛反而致電南京臨時政府稱

「北京兵變，外人極為激昂，培等以為速建統一政府，為今日最重要問題，余意盡可遷就，以定大局！」

三月四日，蔡、汪又電告南京，認為臨時政府也可設在北京，袁在北京就職。

三月六日，南京臨時參議院接受了袁的要求，十日，袁在北京宣誓就職臨時大總統，四月五日臨時參議院決議政府遷往北京。

汪精衛面對在老狐狸袁世凱可以說計差數招，就是這些黨人哪一個不被他玩於股掌之上，袁以汪的口與筆影響孫中山以及黃興與黎元洪等人士，結果由大家亂嘈嘈變造成袁世凱穩座總統寶座，汪精衛的衝動個性被袁掌握得恰到好處。

胡漢民後來談及南北議和真象還認為：由於黃興力主南北和解，並寫信給胡、汪，表示「如和解不成，惟有切腹以謝天下！」汪斡旋在伍廷芳、唐紹儀之間，胡則力勸孫中山和解，此時亦可說都中了袁世凱的計了！

孫中山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後一心就從事「民生主義」建設，汪精衛覺得革命成功，命是撿到的，在他的詩詞中頗有不再過問政治的傾向，甚至覺得厭倦這一方面，到上海去，和陳璧君兩人泛舟長江中流，曾填念奴嬌詞一首：可以看出他們心情！

飄飄一葉，看山容如枕，波痕如簾，誰道長江千里直，盡入襟頭舒卷，暮霧初收，月華新浴，風定波微蕩，儵然攜手，雲帆

與意俱遠。

記否煙樹淒迷，年年飄泊，淚灑關河遍，恨縷愁絲千萬結，纔向東風微展，野蘆同甘，山泉分汲，蓑袂平生願，呢喃何語，掠舷曾笑雙燕。

這首汪精衛的詞並不是什麼很成熟的作品，但可以看出，什麼革命、什麼拯救同胞，都成為過去，他唯有希望和陳璧君廝守在一起，不過想故都的煙樹淒迷，年年飄泊，各處洒淚，想到愁絲千萬，唯希望兩人野蠻同甘，同汲泉水，過著平凡生活。

可能袁世凱送了一筆結婚和出國留學的厚貲，兩人一同到了廣州，謁見長兄汪兆鏞道其婚事，兆鏞以為「出族退婚」，自然沒有什麼問題，兩人到香港辦婚事準備，自然到了方家，曾醒開門見了汪與陳，雙方恍如隔世，行禮後，汪自然問好友方聲洞的一切，曾醒說方聲洞知道汪被捕消息後，十分激動，所以三月廿九日，黃花崗之役，為漢人、為好友復仇，不顧一切犧牲，最後終於如願了，於是大家掩泣，最後大家相約到法國去留學，離開這塊古老的傷心地！

三年時光人事皆非

汪精衛民國元年時年廿九歲，革命健者：負有極高聲望，當廣東獨立之後，地方人士全力推舉汪做廣東都督，汪堅決不幹，孫中山才屬意胡漢民承乏，當時汪與胡是好友，這次來粵更是汪極力退讓，聲言是與陳結

婚，胡又是力請汪做都督，汪笑著以與陳璧君約好共同赴法求學，而且孫中山另有任務等言辭，輕輕的將這都督職務給推去了！但是胡非常重視這段友誼，特別重用汪精衛的外甥朱執信，委任總理都督府的一切事務，致於汪的兄弟叔侄，也就攀龍附鳳，進入了都督府工作，並且非常尊重汪家在廣東官場的歷史和人事的關係。這是胡漢民酬答汪精衛相讓之情，在汪和陳璧君的婚禮，由汪的長兄汪兆鏞主婚，胡以都督身分即席發表演說，胡派親信李曉生做介紹人，廖仲凱夫人何香凝做女儂相，可以說是當時的革命佳話。

婚後，應方家之約到福州，一面以子侄身分去方家，拜謁方家祖墳，以全友情，在福州曾填高陽台詞，並有「福州留別方曾諸姊弟，且申相見之約」：

澹月流波，明霞浴水，釣絲微漾風前，水遠天垂，遙憐遠樹如阡，歸心已逐颿去，怎離魂轉更淒然，最難忘話雨燈前，聽水欄邊！

年來聚散渾如夢，儘思隨恨積，愁與情絲、閱盡悲歡，鼓山無限雲煙，西窗翦燭曾相約，將凝眸天際歸船，且安排蒨了園蔬，引了流泉！

前半令是由敘述風景到懷念方聲洞，由淒然更想到「話雨燈前、聽水欄邊」友情契合的一切！

後半令由感傷聚散如夢，思隨恨積，以

爾後的友情，來補回過去的缺失！

汪精衛在民國元年八月，偕同陳璧君回馬來西亞檳榔嶼，回門拜見岳父母，到太平山聽瀑，印度洋舟中也有詩詞記述，但所有的陳述，與生民與革命完全無關，這三年汪精衛似乎是另外一個人！

民國元年三月十日袁世凱宣誓就職，三月卅一日唐紹儀內閣組織，八月廿四日，孫中山應邀赴平，廿五日在北京召開國民黨成立大會，舉孫中山為理事長，黃興、宋教仁、王寵惠為理事。

民國二年二月四日，國民黨獲三九二席位，成為國會多數黨，三月廿二日宋教仁被刺，發生了澈底分裂，袁世凱不經國會同意向列強善後借款，做備戰經費，於是爆發「第二次革命」。

汪精衛是雙方所公認的參贊，也就是代表，目前公開決裂了，雙方函電交加，把這位魯仲連請回來，謀求一個真正和平之道，汪精衛回國到了上海，在民國二年七月和狀元張謇，發表一個主張：「法律解決宋案問題，對宋案主犯趙秉鈞不予追究，將來罪名至『洪（述祖）、應（桂馨）而止』，並主張國民黨選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，袁則不撤換，贛、皖、湘、粵四省都督為交換條件。

—— 這個建議可以說是對袁妥協，結果當然是為多數國民黨人所不滿，袁世凱也不予置理；汪精衛是一無是處又悄悄的到了歐洲，

但是他在國人的聲望可以說是「一落千丈」！第二次革命失敗了，所有國民黨人都遭到袁的通緝或捕而殺之，但唯一漏網的是汪精衛，也許是袁對汪的回報。

民國三年第一次大戰爆發，汪精衛位在巴黎郊外雅爾加松的小鎮上，同住的還有會醒及方君璧、君瑛與會仲鳴，足足隱居了五年，在戰火流離之下，卻願意流浪異域不願意回國，而且既未就學讀書，也沒有工作。大概生活仍能維持，這不可不說是一個異數了，一直到民國六年，這時已卅四歲，奉孫中山命令，自法轉英，經挪威、芬蘭，由俄國經西伯利亞回國，轉道至廣州，成為孫中山的得力助手！這時袁家的聲勢已經瓦解雲消，皖系、直系、奉系紛爭不已，國民黨人已經忘了汪這段與袁合謀的歷史，汪精衛和陳璧君也漸漸忘了「進德會」的誓言，自然和吳稚暉、李石曾漸行漸遠，他們的一切對中國，對國民黨都造成無比傷害，汪精衛、陳璧君更成為歷史罪人！是耶！非耶！請看官自己來判定！

參考資料：

黃興集

辛亥革命

庚戌紀實（汪精衛行實續錄）

辛亥革命史料張國淦

胡漢民自傳

雙照樓詩詞稿

汪精衛評傳